

淚釵金

唐景



(續上期)

「兵兵……」店門外敲門聲大作。

「那個叫門？」店家高着嗓子，邊呼邊行。

「這裡有個叫趙鶚相公的？」

「有的，有的。」

「奉老大人之命，來還他二百文。」

「好，好，我來開門。」門打開，見是位當差打扮的，店家急急打拱作揖：「請進，請進！」

「趙相公，還債的來了！」店家向內高叫。

「來了，來了！」趙鶚聞聲奔出。

「這位是趙相公？」

「請問你是……？」

「你就是白天在周橋上借給我老大人二百文的趙相公？」

「是的。」

「我們大人白天借了你二百文，叫我來還給你十支金釵，你收好了吧！」來人一面說，一面取出隨身帶來的金飾。

「這，這……這不行，太多了！」看着黃澄澄的金釵，趙鶚不敢接受。

「大人說，你救了他性命，理該得此酬報，你收好吧！」

趙鶚再三推讓，終於拗不過來人的盛意。

待王良拱手告辭，王氏眉花眼笑地接過金釵。

「如今可以買米買柴了。」做丈夫的對她感慨地瞧着。

她高興地：「我還要做些衣服哩！」

「別有了金釵就像發了橫財，先將一支釵給店家，抵算點兒房飯錢要緊。」

店家接過金釵，笑臉迎人：

「趙相公，你要轉運了，我去將你們原住的房間收拾收拾，仍舊請搬回去住吧！你們一天都沒吃茶飯了，我叫小廝去弄點兒菜飯來。」

「唉！唉！」趙鶚頻頻嘆息：「我沒錢時，大家惡狠狠地對我，現在有了錢，又笑嘻嘻的對我，錢真是好東西嗎？」

店老板帶着小廝擺上飯菜，對王氏進言：

「大嫂，你過去請請相公，也顯顯你的殷勤。」

王氏依言，走到丈夫身邊：

「相公，別餓壞了肚子，快來吃點兒吧！」

「這會兒對我好了。」趙鶚餘愠來息。

「還和我認真嗎？」

「你全不想想，我們背井離鄉，投親無着，流落此間，時運不濟，正該同甘共苦，你却動不動就……！」

「啊！我的一時的不懂事，你倒就記恨在心了！」

「唉！你不是要我寫休書嗎？我來寫給你。」趙鶚故意氣氣他的妻子。

「相公，大人不記小人過，小的早晚也有開罪之處，總要請你多多原諒才是。大嫂女流之輩，你何必認真呢？飯菜涼了，快請用吧！你辛苦一天了，也該早點兒歇息才行。」

待店家與妻子說盡好話，趙鶚才見風轉舵，多少時候來的陰騷，瞬時一掃而空。

店門外又响起了「兵、兵……」的敲門聲。

「誰？」小廝高聲發問。

「你做的是甚麼生意？帶有多少貨物？這兒規矩不收單身客人。」老板把話回過去。

「店家，客人尋宿，怎能不收容？」趙鶚代為不平，勸告店主

人。

「相公，你不明白我們開店的規矩。」

「哎！你開店不收單客，難道要他露宿？呆會兒巡軍查夜，扣住了他怎麼辦？你讓他進來吧？我作保。」

「好，好！我開，我開！」對着來人：

「我這店原不收單客，是這位相公為你說情，才讓你宿一宵，你快過去謝謝他。」

「多謝相公！」

「啊！」趙鶚一見來客，不由驚訝出聲，原來他不是別人，正是在周橋上詐人錢財的惡漢。他深悔自己心軟多事，回了一禮，立刻就返身進房。

還有九枝金釵，放到那裡去了？」王氏找不到金釵，急問丈夫。

「輕聲點兒！」趙鶚忙喝住妻子：「料不到晚上來投宿的客人，就是白天裡的潑皮，你不要再大聲大氣。我想放在枕頭下、懷裡睡，都不安全。還是去埋在門後邊的泥土下吧！」

於是，趙鶚掘土埋釵，自以為此舉人不知鬼不覺，誰知全被無賴漢李虎偷看眼裡。他好生奇怪；這麼個窮酸，只靠賣詩鬻字糊口，那來九支金釵？

夜深人靜，店中人各自安睡，李虎躡手躡腳盜出金釵，又將搶來的銀器埋入後，跳牆逃走。

翌晨，天尚未明，高升棧外又來了一連串急促的敲門聲。
 「誰這麼早來打門？」老板的好夢驚醒，不由口出怨言。

「衙門裡來的！」

「好，我就來開。」一聽是公門中人，怎敢怠慢？磕睡虫早就嚇跑了。

「今兒你店裡住些什麼人？」為首進來的是太尉楊成，隨後跟着府衙中六、七名捕快。

「住着趙相公一家三口。」

「叫那姓趙的過來！」

「趙相公，有人找你。」店家高着嗓子向裡邊大喊。

趙鶚也早就驚醒，聽得叫自己，急忙起身趕到前面。

「你是幹什麼的？」太尉問他。

「小生趙鶚，懷才不遇，賣詩糊口。」

「你將行李拿來我看看。」

「我窮運落魄，行李早就典當一空，只剩些兒破舊舊衣衫。」趙鶚並不以為羞，坦然直陳。

「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楊成很嚴厲地追問。

「昨天小人在周橋上賣字，遇一老人被惡徒拉扯敲詐，我借給他二百文救急。不料那位老丈派人送還我十支金釵，我將一支抵作了房飯錢，還剩九支金釵。」

「嘿！天下有道等事？借你二百文，還你十支金釵？」太尉大聲地嚷，認為趙鶚說的都是謊言。

「這是千真萬確的，小的看到有位官家打扮的送來。」店老板代趙鶚辯辯。

「將那金釵拿來我看！」

「好，好！我去拿來。」

趙鶚掌燈掘土，發覺土質鬆散，心中奇怪。待等看見掘到的竟然不是金釵，他不禁驚呼：

「噢！我的金釵呢？怎麼變了這些東西？」

嘿！嘿！楊太尉連聲冷笑：「我搜遍全城，找不到劫財殺人的賊人，原來躲在這兒！好小子，你把盜竊銀器，圖財害命的事，從實招來！」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啊？」趙鶚見金釵變了銀器，驚魂未定，又聽太尉說他的罪狀，更是茫然。

「聽不懂？這些銀器那兒來的？」

「我昨晚上埋藏的，明明是黃澄澄的金釵啊！」

「臭小子，還要嘴硬？贖物俱在，你還不招？來啊！替我打！」

太尉左右的二個捕快，立刻走上前去一劈劈拍拍的幾下耳光，再「蓬、蓬、蓬……」的拳打腳踢，將個趙鶚打得爬不起身，口角邊的鮮血直淌。

「我……我……埋的確實是金釵！」趙鶚被打，仍然忍痛分辯。

「金釵確實是有人送來的，唉！趙相公，你為什麼要把它埋在地下？」店家邊代趙鶚向太尉作證，邊又奇怪趙鶚的舉動。

「我發現來投宿的客人，正是周橋上詐欺的惡賊，我怕金釵被搶、被偷，才將它埋在地下……」

「啊！會不會是他？」店家想起李虎。

「對的，一定是他。店家，你快去找他。」趙鶚連聲央請店老板。

殺人越貨的惡賊李虎，早已逃之夭夭，趙鶚與店老板的訴說，難以使楊太尉相信。

「大人，你可憐可憐咱們相公吧！他真的是冤枉啊。」王氏向楊太尉哭求哀懇。

「什麼冤枉？那來的李虎？分明是串通欺騙，死屍，贓物俱全，還不快點兒招認，來，再與我打！」

「大人……我真的沒……我受不了……罷、罷、罷，我招吧！……是我，殺了人，劫了財。」受不了拷打折磨，終於屈打成招。

「綁了起來，候期正法。」太尉向左右吩咐。

太尉楊成不管他們的命苦不苦，既然賊人已捉到，就大夥兒簇擁着趙鶚揚長而去。

王氏眼見丈夫遠去，號啕大哭，店家勸慰她，允應盡力代他們夫婦設法申冤。

這天中午，殺人賊李虎來到銀樓，取出金釵：

「把這些東西，換現錢來！」

銀樓掌櫃見是金光耀眼的金釵，忙用秤秤：

「嘿！每支九錢，九九八兩一，勞駕你下午再來拿錢！」

「正好湊不上手！」

「好吧！我飯後來拿。」他大踏步而去。

不一會，高升棧的店老板來了，拿出同樣的一支金釵，交給銀樓掌櫃。

「最近正少錢用，這兒有支金釵，麻煩給我換點兒錢。」

「我看看。」掌櫃接過金釵，不由詫異地：「噢！我這裡也有一模一樣的九支呢！」

「啊？真的？」

「老哥，你看，不是一樣麼？」掌櫃取出李虎拿來的金釵。

「啊！真是一樣。唉！一定就是那九支金釵，掌櫃，你那兒來的！」店家的神情，既興奮，又緊張。

錢。」

「那客人是什麼模樣？」

「身壯結實、高大，皮膚黝黑，潤嘴巴，三角眼，後頸上有刀疤。」掌櫃的說得很詳盡。

「就是這個害人賊！」店家興奮得幾乎跳起來，當即把趙鶚受冤經過說了一遍，然後說：「等他來，咱們倆個把那賊捉住了，也好救趙相公的性命。你要是不幫我抓住他，我就去告你收買贓物，準教你財產充公不說，還得去坐牢呢！」

掌櫃連聲答允幫忙抓賊。候到飯後，銀樓掌櫃將店家藏在店廩下邊。不一刻，李虎醉醺醺地蹣跚着脚步來到店裡。

「錢有了嗎？」

「你等等……」

口中回答李虎，眼色與客棧老板打了個暗號，兩人齊一步驟，猛地抓住了李虎的二條膀，立刻用麻繩反綁。

「好小子，原來是你偷了金釵，害趙相公坐牢！」店家憤慨地罵。

「金釵是我的。」

「是你的？這釵兒一共有十支呢！我這兒還有一支做證呢！你還強辯？」

「……」李虎無話可說。

「咱們到衙門去講話。」高升棧老板和銀樓掌櫃押着李虎。

＊

＊

＊

天空陰霾。

趙鶚即將被判死刑，監斬官就是大尉楊成，劊子手押着趙鶚候命赴刑場。王氏双眼已哭得核桃般紅腫，她呼天搶地的哭着，劊子手帶着不屑又討厭的眼色向着她：

「時間快到了，你走開些！」

「他是冤枉的啊……」王氏猶作最後的奮鬥。

「哼！人心不古，讀書人竟會幹圖財害命的勾當！」

「我真是冤枉的！」趙鶚在臨刑前作最後哀鳴。

「哼！這城裡這麼多人，就冤枉你一個？」劊子手對他冷嘲熱諷。

「相公啊！我們真命苦啊！」王氏對着丈夫號啕着。

「娘子，真是命啊！」

「爹爹，你不要怕，我替你死吧！」六歲的福兒扯着他父親的衣服，似懂非懂地安慰父親。

「唉！難為你小小年紀，能說出這樣的話，教我好心疼！孩子……」趙鶚撫着福兒的臉頰，淚如雨下。

「相公……相公……」王氏泣不成聲。

「唉！寒窗苦讀十餘年，竟會遇上這場飛來橫禍，我們原不該到這裡來。唉！我對不住你，要你母子跟着我受苦。我死之後，你也就只有改嫁了，只要

你好好帶大這孩子。

夫妻父子正哭成一團，監斬官出現了，下令：「上刑場！」

劊子手用力分開母子倆，押着趙鶚赴刑場，王氏和福兒衝上去：

「相公……」

「爹爹……」

不停地哭叫。

刑場周圍人頭攢動，全城百姓都來爭看熱鬧，趙鶚已被綁在木樁上，双目

緊閉，專待號令一响，就要人頭落地。

驀然間，二匹快馬一前一後疾馳而來，年青的一個排象上前，高喊：

「刀下留人！」

「誰那麼大胆？」監斬官楊成怒斥來人。

「欽差大人駕到！」來者回答。

那一老一壯，先後跨下馬來。

「啊！老大。」楊成急忙恭身行禮。

「這位趙相公何罪問斬？」老人正是欽差大臣張天覺。

「他殺人越貨，

盜了銀器，謀財害命，

經判死罪，定在日

下明正典刑。」

「老夫業已奏明

聖上，趙鶚不單有文

才，且見義勇為，不

顧自己貧困，救人急

難，聖上已下旨為他

加官賜賞，這樣的賢

士，決非盜賊，且待

老夫查明後再議。」

「是，是……全

仗大人明察！」

「相公，相公，

你有救了！」王氏歡

喜得淚珠直流，口中

喃喃地說。

「啊？怎麼回事

啊？」趙鶚聽得，睜

目驚問。

「趙相公，咱們

老大人來救你了。」

李虎，你還不從實招來！



說話的正是當日送金釵給他的王良。

「趙相公，你懷才抱德，老夫奉聖命，給你加官賜賞，想不到你竟被判重刑！」張天覺說時不禁希虛。

「啊，我是在作夢麼？」趙鶚愕然了。

「老夫大人，這命案該怎麼處理？」楊成向欽差大臣請示。

「待老夫查明後再行定奪。」

「老大大人，殺人的一定是他，要不這些銀器怎麼會理在他房間外面呢？」楊成振振有詞，毫不放鬆。

「趙相公，我給你十支金釵呢？這十把銀匙篸又從那裡來的？」欽差追問趙鶚。

在一旁的楊成，聽說真有送十支金釵的事，心底微感戰慄，因此，他更用心地聽。

「老大大人送我金釵，我怕被人搶走，包裹好埋在門旁泥土下面。楊大人來店查看，我直告告稟後，掘土取看，不知道怎會給人換上了這些銀器？」

「老大大人，金釵既是他自己秘密埋藏，別人怎會掉換！」楊成急為自己洗刷罪過。

「這樁事兒……倒有些奇怪了。」張天覺躊躇難決。

這時，刑場外又一片喧鬧，有人高呼：

「冤枉！冤枉！」

「誰在叫冤！王良，去看看。」張天覺吩咐。

只見高升棧老板和銀樓掌櫃，扯着李虎，滿臉大汗撲倒在欽差身前：

「大人，不是小人冤枉，是那位趙相公冤枉！」

「他怎麼冤枉？」老欽差質問那二個。

「這強人到小店來求宿，偷了九枝金釵，換上十把銀匙篸！」店家指着綁住了的李虎說。

「噢，你怎麼知道？」

「趙相公拿了一支金釵給小人抵房飯錢。今兒小人沒錢用，拿到銀樓去換錢，不料這賊子也拿着另外九支金釵去銀樓，我跟掌櫃二個擒住了他，來替趙相公申冤。」

「老大大人，他說的千真萬確。」掌櫃在旁說。

「周橋上詐我二百文，扯我跳河的不就是他麼？」張天覺審視李虎說。

「老大大人，正是他，正是他。唉！真想不到！」趙鶚想到自己好意保他住宿，誰知對方以怨報德，他不由感慨萬端。

張天覺對着楊成：「李虎惡賊在周橋上詐我二百文，要拉我一起跳河，幸而趙相公不計自己困境，借錢與我。」

「老大大人選了他十支金釵？多怪我不信真此事，差點兒冤屈了趙相公！這惡賊，撇開圖財害命不談，單論毆打當朝大臣，就該受死！」

欽差張天覺正容說：

「回去聽我論斷。」

終於——

李虎殺人理該償命，擇期明正典刑，將金釵物歸原主。

趙鶚文章蓋世，扶危救困，險遭冤屈，放開封府尹，封妻蔭子，即日上任視事。

楊太尉誤斷銀器一案，貶職三級，罰俸三月。



——全文完——